

噢，你也在这里

作者：觉凌（印第安纳波利斯）

在十五六岁的时候，读到张爱玲的小小说《爱》。“这是真的。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，生得美，有许多人来做媒，但都没有说成。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，是春天的晚上，她立在后门口，手扶着桃树。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。对门住的年轻人，同她见过面，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，他走了过来。离得不远，站定了，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‘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’她没有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再说什么，站了一会，各自走开了。就这样就完了。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，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，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，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，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，常常说起，在那春天的晚上，在后门口的桃树下，那年青人。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惟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‘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’”

读后难以释怀，对宿命般洞悟的“爱”有朦胧一瞥，但于情窦初开的少年而言，倒是崔护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更朗朗上口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之后三十年，或因求学深造，或因职务调动，我从中国南方来到北方，又从太平洋西岸来到东岸，现居美国中西部平原上的印第安那波利斯(Indianapolis)，号称美国腹地(heartland of America)。对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人，即使没有语言障碍，融入异域文化，也如同移植一颗心，其中滋味，岂止是酸辣苦甜。更多轻似梦，细如愁的情感，似乎只有自在飞花、无边丝雨才能诠释。都说生活还有诗与远方，于是开始在异国他乡读诗，记录心路跌宕，体会生活起伏，参悟人生的变迁延绵。日子自然从上下班开始。借光高速公路，我工作在百里之外的一个小城。超长的通勤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成为奢侈。摸黑出门，经一个半小时的单调驾驶后来到公司，见晨光刚刚点亮巷陌，让我偶有吉光片羽的感悟：

山坡羊——刘致（元）

朝朝琼树，家家朱户，骄嘶过沽酒楼前路。

贵何如，贱何如？

六桥都是经行处，花落水流深院宇。

闲，天定许；忙，人自取。

忙碌一天回到家，夜幕降临，再加个国际电话会，邻居Penny都看不下去了，发短信提醒到“It's time for bed.”和善的Penny常常嘘寒问暖，不忍看着蜡烛两头燃。可惜她不讲中文，无法以诗答谢她的问候，答谢这繁忙冬夜里的一丝清明和温暖。

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庆幸身边有一群好邻居。安家此地可谓孟母苦心，傍校而居，愿儿子有个求知上进的气氛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当我们和左邻右舍互通有无时，在一个败叶填溪水已冰的严冬，儿子的校长、我们

的邻居、46岁前程似锦的Miller博士，在家自杀了！惊愕中把网上的议论凑一起：导火索是学校篮球教练对学生图谋不轨被举报，Miller博士为保住学校的百年声誉，试图大事化小私了，曝光后调查的压力与自责让他不堪重负，走上绝路。当晚我们到Miller家探望致哀，大家有条不紊地安排着，让我们收拾他的遗物，以免遗孀看了伤心。走进卧室，和自家无二，刚洗好的衣物还在筐里，床头衣橱物件杂陈。一件件把他的衣物鞋袜从框里架上分出来，折叠好单独存放，抚摸着顺滑的丝棉毛麻，手指冰凉。上周，昨天，甚至八小时前，这里还有热情坦诚的Miller博士身体的温暖。心中只是见一个黑洞，空空无底。料理完踩着冰雪走回家，黛青的天空挂着一轮孤零零的满月，冷冷月光中，Miller博士似乎就在窗下，在树旁。

双调·水仙子——乔吉(元)

冬前冬后几村庄，

溪北溪南两履霜。

树头树底孤山上。

冷风来何处香？

忽相逢缟袂绡裳。

酒醒寒惊梦，

笛凄春断肠，

淡月昏黄。

晚上沉重的梦，黑夜雾霾中摸索赶路，天幕上星星燃烧得惨白，跋涉到终点，只见日出血色苍茫。醒来，得益先生职业教练的疏导，我写下：

路

你来，你去，我在这里。

你悲，你喜，我在这里。

我沿山侧卧，面朝大海，行人车马，川流在我蜿蜒的肢体。

夜行的懊恼，日出的欢欣，甚至你的感激，于我，只是雾霭氤氲。

我的微笑，你也许懂；也许，不懂。而此亦何妨？

尘途中，我是你。

是，Miller博士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：激情爆棚，以感化天下为己任，追求完美呈现。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！而现实不但有瑕疵，还可能天塌地陷。惟天地之无穷兮，哀人生之长勤。

漫漫路途我们有幸一段同行，见证彼此生命。此刻，不论Miller博士在何方，他很好，我也很好。

似乎上帝感觉悟得不够深，又安排了次切身试炼。先生心脏房颤的小手术险象环生，食道插管感染诱发肺炎，刚出院又被送到急诊部。工作会议中接到他的电话：“我的心跳240，很虚弱，其它都好，别担心。”能不担心吗？心脏射频消融术后，电流灼烧过的心肌还未

恢复，过快心跳的负担可能引发猝死。赶到医院，大夫正要给他抽肺部积水，要家属回避。我走到医院的小花园透透气。午后的阳光从厚重的拼花玻璃窗射下来，五彩斑斓，惴惴不安的心中，听到这段和上帝的对话：

我说：我的眼睛怎么办？

上帝说：让它看路。

我说：我的激情怎么办？

上帝说：让它燃烧。

我说：我的心灵怎么办？

上帝说：告诉我你持守于内心的是什么。

我说：痛与伤。

他说：与它同处。

先生万幸脱险，但亲人的死讯，还是随寒风刮到。深秋子夜，突兀的电话铃惊碎梦境，弟弟打来的，告知父亲去世。连夜安排回国奔丧，清晨见后院一树金黄，悲哀和无奈都在王勃这首《山中》：

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

况属高风晚，山山黄叶飞。

追悼会后捧着父亲的骨灰到墓地，与先他而去的母亲合葬。墓碑上母亲名字旁新刻了父亲的名字，这对青梅竹马、相濡以沫40多年的夫妻又重聚了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纵使相逢应不识，两位尘满面、鬓如霜的亲人，终于可以天长地久地叙谈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在宇宙天地漫长的旅途中，千万人和我一样，看到生活或单调或严酷的面庞。有孤独终老，饱受疾病死亡困扰的狄更生；有遇人不淑、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；有国破家亡、吾庐独破受冻的杜甫；还有贬谪他乡，心性却始终豁达的苏东坡，罗浮山下，当初夏的荔枝留甘唇颊，他吟诵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！我们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无涯的荒野里，在诗词的字里行间相遇。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道一声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……。”

